

◎ 道德論

范尙之國文原著

鄂亭范允璣譯

法國某名士著書一冊。顏之曰倫理乞辭職。正所以證明今日人羣之道德。世人秉彝好德之良心。有退步而無進步也。夫今日道德之衰頽。誠有目者所共見。有識者所公認。不敢曲爲之說。蓋處今之世。而高談道德。自常情觀之。幾若以爲非愚則狂。何則。優勝劣敗。生存死滅。競爭最烈。乃斷斷然只說仁義。區區焉以道德言。其狂悖孰有甚於此者。故今人

兀坐高談。膠常守故之一老腐先生。用崇古保守之範圍。以繩墨子弟。

阻力。是以就今日之現象而觀。則道德不過一最古之物耳。

道德之爲物。果何所自來乎。溯自厥初生民。思想界發一光線。而道德已出現焉。方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蚩蚩然與鳥獸同羣。人類亦一動物耳。一旦偶有所觸。發瞻前顧後。四望躊躇。但見蒼蒼彼天。茫茫大地。羣吾惟物。知我其誰。傾耳聽之。則鳥歌猿叫。虎吼象嘶。山雷震驚。溪流咽。斯辰也。不覺寒心悚髮。而撫躬自問曰。此身胡爲乎來哉。噫。此悲慘之問題。歷幾千萬年至。今日從未能一番解決。不惟自古及今所不能解决。卽今而後亦無解决之一日也。雖然解决固非易易。而歷世相傳。莫不注意於此問題。古今聖賢接踵而出。亦只殫思研精。求以解决此難解之問題而已。

然研究此問題者。夫豈枉費工夫哉。蓋有此問題。而吾人始知人身形質之外。又有一分之精葩。必因其固有而發輝光大之始。可使超出形骸之外。而達清高之理想。故精神之發越多一分。則心中帖妥。一若人格之超升。精神之發越少一分。則心中愧悔。一若人格之衰落。然則何以能使吾心辰

而妥帖辰而愧悔若是耶。何以能定人格之高下。如寒暑表之占氣候也耶。何以能破人心之黑暗。如金鋼石之射毫光也耶。是卽古今賢哲所目爲最珍最貴最微妙之道德心也。

道德之發現於人心亦已久矣。久則誠舊矣。然人類之出現於世界。不知幾經世代。以迄于今。惟其有此道德。而穴居野處。一旦易爲團體。始而部落。繼而家族。而社會。而國家。遂鑄成今日之文明眞色。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人皆物。則中人卽人人皆道德中人。人類猶存。則道德亦與之俱存。人類消滅。則道德亦隨而俱滅。然究其人類之所以澌滅者。寔由道德消亡之故也。卽謂道德爲人類之生理。亦無不可。蓋人類之所以生存於世界者。以其有此道德。人類之所以歸於萬物。亦以其有此道德而已。此非無稽之言也。蓋有說焉。

凡天地間之物質。一物各有一物之用。室用以居。田用以耕。江河用以通。地球之血脉。山岳用以堅。地球之脊骨。日明乎晝。一炤耀之火球。而羣生皆受其光熱。月明乎夜。一燭之明。而萬物皆藉其清涼。卽至一禽一獸之微。無非所以粧曠野深林之形形色色。在物上。

之靈。天之生此民也。也不知果何所用耶。其將用以釀成相傾相軋。晉壯。

血山骸。地球無人滿之憂也耶。抑將用以演出乍喜乍悲可歌可哭之劇場。使爾夙苦海無超脫之日也耶。如謂吾人之天職僅止於是。則凡含生負氣而稱爲人類者。當有大患也哉。然而非天生蒸民之本意也。圓頂方趾。旣受二氣之精英。有思想有感覺。豈不爲萬物保種之血性者乎。雖生存競爭。固天演淘汰之公例。而高尚理想。亦吾人處世之方針所指。方針云者。不過使人格日進于完全。俾能主宰萬物。包括羣生。以無負特別之價值而已。此卽所謂道德者也。

由是觀之。天之生物。各有一分之責任。而其生人。正將委之以試驗之一大用也。精神果能勝形質與否。道德果能勝情欲與否。自思想胚胎辰代以迄于今日。其間試驗亦有之不同。故試驗得其宜。則形質退而精神進。道德勝而情欲消。猶人格高升辰候之寒暑尺也。試其道。則精神退而形質進。情欲勝而道德衰。猶人格低下辰候之寒暑尺也。人格高升。則社會始可低下。則世界難以進於文明。蓋僅有文明之皮相。而無文明之骨子。其文明何如乎。人羣之資格高耶。下耶。社會之道德進耶。退耶。試驗之得耶。失耶。

世界一人格低下道德消沈之辰代也。雖外容之文明。固有空前絕後之。而裏面之精神實有況愈下之機。不必泛論世界。但回視我國之現情。而益信其然矣。

我國今日。其一道德衰頹之辰期乎。舉社會中人。率皆隨流逐波。不復以倫理綱常為處世之目的。舊倫理淪亡殆盡。新倫理組織未成。是非得失。絕無一定之主見。致使人欲無涯。以利己為主義。夜氣桔亡。良心茅塞。只埋頭於名利之場。人格之低劣。亘古以來。未有甚於此辰者也。雖品評現世人。固非容易。蓋未敢必其為平情之論也。然現今社會如此。其衰頹風俗如此。其蕩敗人羣之道德。大不如前。夫人而知之矣。使風化愈日愈衰。則社會淪胥之險象。只爭旦夕間矣。彼家庭者。社會之中心點也。少年者。社會之將來境也。上流者。社會之主腦根也。觀此三者之現狀。而知當今社會道德之日衰焉。

其於家庭也。不視之為關切之義務。却視之為箝制之牢籠。勸戒不遵。每冀其有脫離之一日。甚至不孝不仁。役父母如奴隸。無禮無義。待親戚如途人。使疇昔互相親密。互相信結之家庭。至於今而

情疎勢隔。反成去住無常之一逆旅焉。其儼然爲一家之主者。自蹈匪彝。無以爲妻子勸。既不知恥。反以自高。况又愈富貴權勢之家。其淫佚放肆之風愈甚。至於婦女主內事也。不用之以維持家道。贊助門庭。却只粧飭其外容。藉以爲利權之媒介。嗟夫。自由平等。固爲最美名詞。而誤解者爲禍愈烈。紀綱紊亂。家風頽壞。職此之由。然則我國今日家庭之倫理。掃地盡矣。不惟編戶凡氓。骨肉幾成仇敵。卽至名家世閥。禮教漸已凌夷。夫家庭乃社會之起源。家庭之景象如此。則社會何由保存乎。至於少年。尤爲可嘆。彼文明國之少年。夢想精微。遊心高遠。有肝胆。有熱誠。習豪雅之風流。無粗鄙之根性。其所以從事學術者。正欲造成益國利家之偉大事業。而非僅爲一身口喉。計然則。少年者國中之一分精葩也。蓋人之常情。經歷愈多。則心灰意冷。年紀愈大。則氣阻力衰。於少年。渾然天成。未經變故。瑩乎如鏡之無塵。受清高之感興。絕名利之私心。年富力強。一黃金辰代也。神朗氣清。一白璧之無瑕也。所以効其義務者。不過奉理想爲神明焉耳。我國不然。方廿二年。提挈國家。庭之教育。及其旣長。釀成刁惡之頑風。習染既深。不復知禮法綱常爲可。、只八。、外不謀。於師長與人交接。非失之鄙薄。則失之驕矜。言語舉止。嘈雜混淆。幾不復辨。、無束。庸諸少年。別有最鄙賤之一樣言語。味其口氣。殆無異於無教育之棍徒。

奸淫放蕩爲得策。錐有學術而無教育。則所謂學習者。不過以卒業文憑爲生計之一。、巨。、試。者。不過以陞秩增俸爲榮身之目的。志向如彼其卑陋。眼界如彼其狹隘。智。、德。、育。衰。又安望其有大志氣大事業者哉。夫少年乃國家之前途。少年之性質如此。則國家。、仰。、望。乎。若論上流社會。尤屬難解之間題。試問今日之目爲上流者。果何等人耶。其官場中人歟。學識中人

歟。抑或商賣雇工一般人歟。殊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夫人品之高下。一視乎智識道德之進退。爲差。乃觀之今日。則智識僅屬尋常。道德最爲衰落。愈富貴者。愈驕傲。自禮義之風。今不復存。凡閱閱權貴家之歷史。其所以壞家聲傷風化者。不爲少云。尤可怪者。既其爲非。却又悻悻然趾高氣揚。自詡爲揭地掀天之手段。蓋風俗既壞。則輿論亦衰。輿論既衰。則夫不分於皇白。自私自利。寧復恤夫人言。况當新舊交辰。社會之等級。又有差別。

富貴者儼然自命爲上流。及攷其行爲。不免露出下戶之本相。使人入

之僞上流一派人。絕無遠大之主義。高尚之事業。無論大若小貴。

門

除

錢

神

之外

無

復

有

可

敬

可

愛

可

歆

可

羨

之

事

業

。

苟可以悅財神。雖鬻妻賣子。屈辱亦甘心。嗟夫。自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金錢奴隸者也。心目中只知有金錢。其對於錢神。若極其致。盡禮而此外而家而國而天下。均茫然如在夢中。此等人物。不足與言義務也。蓋彼輩不知義務。何物。卽或知之。而無熱誠。無血性。終亦無補於人羣。以如是之智識之道德。而自稱上流。竊以爲徒有上流之形式之地位。而無上流之精神之價值也。夫上流乃國民之冠冕。上流之資格如此。則國民何所視效乎。

總而言之。家庭也。少年也。上流也。三者乃國中最要之一大部分也。就三者而觀。則社會之團體。如在目中矣。有心於世道者。覩今日之現象。其能付之無心。而不塞源拔本。以障社會之潰決頽波者乎。其能恬然坐視。而不蹇裳濡足。以拯人羣於黑暗地獄者乎。普願富於道德者。尙其亟施經綸之手段。以防範人心。維持世故。而挽回國民社會之頽風。毋使倫理家掛冠以去也可。今且撞覺世之晨鐘。以爲國民一喚醒。

附案 道德一也。而有公私之異其名。人人自治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兼善其羣者謂之公德。所謂德育者必合公私而兼善之。然集羣盲不能成一離。妻聚羣聾不能成一師。曠則私德又爲公德之本也。我國向來佩服孔教崇拜儒書屬於私德之範圍。幾若臻于完善矣。近日心醉歐風蔑視千餘年固有之道德團體合羣僅摹倣其皮相。自由平等只相禪爲口頭以至文明新化。芒若捕風。禮義華風蕩然掃地。而社會之道德日衰焉。雖所謂家庭少年上流者未必盡如此其腐敗。原文所論語意似失於過當。然統觀社會之全體。則卓然特別者不過僅得一二。而道德之衰落寔占國中之多數焉。則其本湧沸之熱誠而發爲言論。非過於激切不足以壯喝人心。至夫棘地荆天世局正當轢轔。血語汗墨法壇不覺淋漓。雖近於賈長沙之痛哭流涕。而亦不愧爲嚴富春之清議扶持也。識者諒之。

〔譯者溢評〕

●傳 汗漫遊記（續七）

第九章

上海南京

〔金陵吊古
附朝鮮人之言〕

余在外辰每離一地點。則無論此地有如何榮華燦爛之光景。余嘗以之爲幸。蓋前郊矣。蓋流落人之心界。非親歷其境者想難知之。風塵者非珍甘之味。而愈嘗。嘗以之爲幸。蓋前途寔懸有一希望在也。余幼習漢學。今復得親赴漢學之首都。以敦余。知非人生有幸之境遇耶。不情者化工。故磨折人向往之途。使不能遂其願欲。噫。希望乎。亦。世之幻境已耳。舊曆二月十日。船由日本海抵上海。余偕某友駐於英界客棧。逗留數日。以十三日早七點半搭滬甯線火車。

抵浦口。蓋上海遊京之路有二線。一由海程自上海搭船經過膠州灣赴天津。一由陸程自滬車站搭火車往南京之浦口。復自浦口轉搭津浦鐵路火車。經一晝夜始到。此兩線均於天津轉乘火車赴京也。使其辰余由海程出發。則余已早得爲京國旅人者亦未可知。以某友此行要赴金陵訪友。余亦欲偕某陸走。以觀中國內地之風景。車行至下午二點零到下關。（岸也。江心大澗不能駕鐵橋故欲北上。下關者南京城外停車場在此。屬提工之南。）酒入南京城。稍憇一日。翌後日方由浦口搭車北上。

（岸也。江心大澗不能駕鐵橋故欲北上。下關者南京城外停車場在此。屬提工之南。）

滿志

當國中國革命之風潮四起。清政府偵查革黨尤密。凡入內地客

而對於剃髮西裝之中國人尤爲注意。某華友留東遊學已久。衣服_{西式今}。易服與中國在外學生同樣。抵上海後。某謂余曰。今遊中國內地而不垂辮。不_{出門後久變裝}長辮於形迹上易惹人耳目。乃爲余購假辮一捲。二某亦如之。斯辰滬甯車上爾我兩人常顧盼。口笑者。蓋百後垂垂然一猪尾物也。

入棧晚飯後。其友外出少頃歸。忽警兵五六人踵來。檢視行李。發得友衣袋中一槍二件。可憐哉。豪逸之吾友。斯辰面色淡白。手足顫動。如臨刑一般。警兵檢後。以行李及彼我兩人赴院分拘於別房。次早七點見一帶劍軍官來詰余來歷。余借筆紙據實開敘。軍官曰。昨夜余等詰某已備述一切。無誤。承長官命令。君當以無罪得釋。然前途頗危險。遊京誠非易事。鄙意以爲當折返上海爲宜。余問故。軍官曰。敝國嚴防革黨之警政。君知之矣。君以人地生疏言語不通之故。無往不招人耳目。杯弓蛇影之下。槍劍斧鉞隨之。斯辰豈復有人辨君之良莠哉。使昨夜無某。一一爲君白冤。則今茲余不暇以青眼待君矣。余問某將若何。軍官曰。彼於被拘後已承認革黨無譁。彼乃此間政府所仇視之

(傳記) 汗漫遊記

百五十

一人東遊日久。今抵甯復誤投其友人處。不啻自投羅網。友人白之警院故被逮。以鄙意揣之。結果當受重罪。然冒險勇敢之氣亦壯士哉。語辰若深爲某惋惜者。余曰。大人既以壯士目彼。可否一爲營救。軍官曰。余在職五年矣。鎗斃彼輩之舉。有辰亦身親執行。卽眼眶中之感情淚亦不敢自由流出。何暇言救。繼問曰。君昔日曾作金陵遊否。余曰。未也。某曰。君得釋後。我行將介紹於我友。導君遊觀各地。數日後當離此。君乎。我以寔告君。幸勿以中國內地爲安樂土也。語竟引余到辨公廳。與一長官爲禮。繼以行李示囑之。曰可矣。君當領歸棧。余辭警院歸棧。早鐘已十一下。用過早飯。適見學生三四人來。以名帖請見。則凌某及其同伴也。凌君爲南京高等師範學生。廿、溫和有長者丰度。見余如見其舊友。纔入棧房。便招棧主使之換床被及檯桌椅。凡各具。繼於手出筆各二紙數十張。蓋已知余不能以音話暢談。故備此爲談資也。坐定。語余曰。適接某軍官備。一切知貴。及遠來。飽受驚疑。深爲引憾。今得陪侍。寔所欣感。貴友欲於金陵吊古。僕當爲之驅車。導云繼又。之談種種。君於筆談間。多成韻語。記有句。一家旣無歸。何論國死而無益。不。一其女。可知也。午一點。凌君招余往師範學堂。堂之規模甚宏爽。學生留宿者數百講。

洋式校園廣闊。有操場及空曠草地。休息亭備學生下課辰怡養操。

彼等慇懃訪勞。各表同情。相憐之感。繼入一自習室。則見諸友或五六或兩三。於筆墨。余曰。得無非行文時刻耶。某曰。非也。吾儕在學堂。於自習辰間。常聚首。外國之書籍。日文也。歐文也。小說也。歷史也。教科書也。仁其自擇。譯完質之校長。登之報章。同好。其間有從見聞上學問上記述。故敝國出版之書。日以繁多。此皆學生自習辰間之功用也。繼問曰。貴國歐學發達已。

建川

社目

久歐書譯本想已汗牛充棟矣。答云有之仍皆敝國文字也。余語此自反頗歎然。二點半鐘學堂之鈴已鏗鏗數下矣。學生上課余亦辭返機。

凌君斯辰得校長五日之准假亦隨之往機導余遊觀南京城各地。南京城省之江甯府古辰吳地也。三國吳東晉劉宋南齊梁陳先後都此謂之六朝。南唐李氏及明太祖建一帝又都之。有金陵秣陵建業建康昇州集慶等之異名。明曰應天府。滿清沿南唐舊名爲江甯。後置爲南京故至今通俗猶沿南京之稱。滿清時兩江江蘇浙江總督及江甯布政司。

江西岸周七十六里有奇。有十三門。前明皇城偏於東倚鐘山之麓爲營。衙署長江水師餉庫文廟及各國領事館高等學堂。三江師範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定業產、商業方言及中學堂。巡警郵政電報電話官報官書工藝製造銀銅元等局廠皆在西古街衢本寬商店駢列乘滬甯車到下關由金川門入可達總督署。秦淮江則橫貫城中。江水極爲臭歷代古蹟則鐘山有吳大帝陵。明太祖陵。城南之雨花臺。城北之玄武湖爲都人士所遊賞。其本地之工業則惟絨緞紗絹綢各項尤爲特色云。

▲金陵吊古

吾人遊歷辰日中所得之金陵與讀書辰口耳中所得之金陵竟成兩境界。蓋南京爲中國地理上之中心點。以龍蟠虎據之形帶繞襟連之勢。凡英雄角逐之秋或南北交爭之日皆以南京爲戰場。故無論年湮世遠山谷變遷令遊客有今昔感而卽其兵釁頻仍烽火殘劫致帝王之都繁華之市可憐一炬化爲焦土者誠屢見不一見遂使城內居民視南京如一逆旅不敢建牢固之樓觀構華

麗之亭臺。雖其地爲歷代故都。而除却四圍殘壘。半壁江山。尚有古意。其餘一亭一榭。皆是新營。暫築之光景者也。嗟乎。雨花臺古烟脂井空。憑吊六朝之遺墟者。徒見垂楊廢壁。螢火荒陵已耳。余憶我國陳時范師孟先生送明使歸金陵。有句云。「鐵塔石頭惟夜月。烏衣朱雀只斜陽。」此寥廓似余遊時之光景。余寓近秦淮。每夕陽西下。花舫橫江。脂粉一天。笙歌滿地。吹來何處。韻悠揚。月白風清。夜未央。人愛箏琵琶。愛笛水邊一曲。聽霓裳。令人步月鉤欄下。亦爲之魂消。然不知彼輩所唱者。果爲當日後庭花與否。果爾。聽之想亦觸人餘恨也。南京城南有玄武湖。自東晉以來爲勝地。中有洲建亭榭焉。余偕凌君棹一小舟遊此。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歸時捨舟沿岸。及泊則依然一小桃林也。白鷺洲邊潮痕終古。鳳凰臺外鴉噪夕陽。却憶陶隱居之不復作周易。之已往。黯然神傷。凌君繼携余入一友人宅。宅沿湖而居。柴門之內。桃李井然成行。知其中必有隱君。凌君謂余曰。此宅主人亦金陵之奇士也。結霞契掩雲關。充隱鐘山之麓。已有年矣。我與之爲總角交。弔相過從。君試一訪。少賞松石間意。亦足以消塵慮。繼主人出。揖余等入主。可見其上風。余等巖扃班草。備極懇懃。籠鳥盆魚。自來親人。其林居佳趣。非筆墨可盡寫。

夜宿。余感其厚意。借榻於此。作竟夕談。煎茗窗前。提琴月下。心神與彼雲。

爲異客也。余問主人曰。方今世局日變。競潮迫來。大丈夫生其時。誰不欲足。吾觀之。固主大雲吸美雨。以甘澤天下。吾友傲自足於一巔。尋風波以窮年。逸則逸矣。然真以爲之觀。則主大曰。余非不知人生對於社會之義務也。余非不知世界競爭之風潮方愈日。吾烈也。封外社會耶。世界耶。茫茫苦海。將送人類於沈淪之永劫。行在目前也。君以爲義務耶。以爲競爭耶。此寔君等投

身於苦海而不自知也。君乎。我非尸坐此間。終日討天地之飯。逋世債而不還也。然一舉目視斯世。則不知無數之蛇蝎。無數之荆棘。臨於我前也。余本人也。豈曾不人類之見愛。而狎二水之江鷗。伴六朝之野雉。與禽鳥爲伍者哉。然人類及同胞之待我。恐不若江鷗。野雉。尙各自忘機也。君不見今日世人之心理乎。勢利趨之若鶩。禮義棄之如遺。巧於逢迎者。則優。首獲福學識。無人過問。憂愛無人見容。奔走徒勞。號泣何益。無寧蟄居巖下。朝鳴夕焦。

適以養吾德。完吾真。諸君求自由於競爭之場。我寔求自由於烟霞之外。

善其身。設如子言。則須廊廟之地。變爲林泉。干戈之場。改爲漁釣。而後可。豈戶也。小天地。自家的太平。噫。競爭時代之無懷葛。天遠人疏。有所不取也。主人曰。誤矣。誤矣。敝國。途數十年。之後。君當知之。今毋須深辦。爾我相晤於溪壑間。談溪壑事可也。余與彼筆談竟夕。燈前相對。彼此各無言。只聽寒蟲唧唧。鳴階下。若數興亡。到舊朝已耳。宿此一夕。明早余等告別歸。

▲重來上海遇朝鮮人

余旅金陵之第四日。凌君忽來語余曰。彼纔接得上海友人處復音。謂有一南友馬。此邀與相晤。蓋前此三日。凌君曾以書致其友。道及余事。適他友人亦方與我一同。鄉友相周旋也。余纔聞之。疑信參半。然知其間必無惡意。遂訂日往晤。

二月二十一日。余辭凌君。搭車返滬。去時某軍官及凌君。皆送余於車站。凌君手交余一信封。介紹於上海范某。陳某及各友人處。而前所謂南友者。則現方與陳某同寓也。余抵上海。逕往謁陳某。陳君謂余曰。南友適外出。姑少待招與面晤。有頃。陳君出。所謂南友者。與余相見。則爲余生平所未嘗

謀面之一人。余以本國語相會談。友亦不置一答。余心中私忖曰。無或我友外出已久。習慣交涉的體格。方外人在坐時。不當以土音私相絮談耶。於是反悔自家交涉上之大率略。繼其友操日語與陳君作一長談。余僅作壁上觀耳。陳君顧謂余曰。我有事暫他往。諸君留此叙同鄉契潤情可也。陳辭余等出。余更以土音相詰來。歷友復默然。噫。閱我遊記之諸君乎。亦當詫異此時。彼我兩人會面之光景。以余幾一年間耳。不得聞本國之音話。忽一旦遇故鄉於異地。急欲得聆傾江倒峽之談。狂呼怒嘯。少伸鬱塞其性急者何如。而我友則緘默慎重。叩之不應。挑之不動。於無可秘密之地。而故爲秘密。亦確非聾啞之人。而故爲聾啞者。咄咄怪事。惱人迫人。余乃振衣而起。大聲呼曰。我友不屑與同鄉道耶。不余信耶。面會何爲也。請與君別。其友忽起曳余手。以指書諸桌上曰。少待毋躁。其時某友面色沉默。帶有愁容。以目注余。其同調憐恤之感。若露於顏面。予被彼溫和。半度所呴。怒氣亦卽平。彼招予坐下。復以指書桌上曰。少待筆談。書完。卽挺身離客廳出。若_予之再詰。予聞之。後予一人獨坐於某客房。千思百思。不得其解。豈吾友幼年離國。并本國音話而忘之耶。然予聞之。後君曰。彼纔於去年到滬也。然則彼其爲旅越華僑之子。諸友誤認爲南人耶。否。諸友。予曰。彼士也。噫。華僑華僑。寄居我土。以壟斷我國利權爲主義。凡我人出外時。見彼等踐我國土。食我國毛。豐其資財。美其妻妾。分我等之利源。以愉快_彼。國門後。凡對人言。卽詆辱我。毀謗我。有某者名人也。而旅我國數月。運動金錢以去。言曰。安南人無人性。噫。華僑耶。華僑耶。彼與我有何感情。而曰冒艱險。忍苦痛。稱爲志士。以伴人字下也。予方索思未已。某忽手筆紙。笑面而來。佯予坐下。忽再起。以鎖局門。未展紙。不復顧予。揮筆健寫。如作信狀。其草法極敏捷。纔未六分鐘。已滿一紙。書成示予。紙曰。

予三韓人也。與貴國同一種族。同一文字。君處南海。我處東海。遙遙有胞也。然日本勝俄。訂結朴資毛斯之條約。而我國完全受日本之保護。光武九年。特派大使伊藤博文氏來。韓勒締保護條約。予時附李沂、羅寅、永諸君渡日。聞得此。遂疊次上書于彼特使。蓋其中亦痛陳唇齒相依兄弟友愛之義耳。日敗國。同胞之蟲賊也。欲博特使之悅。以攫取富貴譖我等於伊藤氏。以激^其。

中志士有排日之運動。予被目爲嫌疑犯。拘留凡七十餘日。予得釋。身浪不謂近因。安重根一案。予不得不潛出日都抵滬。予當此漂零海外。家信不通。朋儕四散。時回憶故鄉。不勝悵觸。今日予同學友。或死者。或拘者。指不勝數。予幸偷生異地。亦欲卒予學。未求他日有裨益於祖國之萬一。但滬上日債如織。凡韓人處此。決不能避彼耳目。而中華語。未之嘗葉。苦難冒稱華籍。因此予托稱爲貴國人。以求彼各華友之容納。嗟乎。冒國籍以乞六。他人予^為罪也。李一軒敬呈。然貴國與敝國。亦兄弟之國也。願托徽號庇此亡身。想貴國義俠之士。不以我見罪矣。

予閱竟。不覺眼眶盈盈淚下。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其時予與李一軒之感情愈摯。予旅滬日。每晚間遊美界之花園。賞黃浦之明月。皆有李一軒與我相追隨也。一日。予問李君以韓國之歷史。

李君曰。承君惠問。予於略述我祖國歷史之先。請略叙我半島之山川形勢。君乎。此錦繡河山。今何如也。予不得不忍痛以向君道。予韓在亞細亞東南之突出半島國也。其國境東界日本海。西臨中

國黃海北接滿洲東三省及俄領海參威西伯利亞南對日本之九州東南對對馬島其位置自東經百二十五度五分至百三十度五十分起北緯三十三度四十六分盡四十三度二分面積約八萬方里人口約二千萬。

山之高者有白頭山。即唐書曰太白山

爲全國諸山之祖。其餘國內諸山蜿蜒連亘皆白頭支脈之旁出。論地

勢者曾以亞東之意大利名之。江河之大則有豆溝鴨綠大同清川漢江錦江洛東等流域或五百里或七百里或千里。汪洋入海農家灌溉之利商買交通之便資是賴焉。海岸則東岸有元山港西岸有仁川及濟物浦等港。南岸則有鎮海灣乃爲海船碇泊之最良港。於此神山海之陸地上我

人生聚建國至今緜緜乎四千三百餘年矣。政治區域舊分爲八道曰京畿忠淸羅慶尙江原咸

鏡平安黃海今爲十三道京畿江源黃海仍舊忠淸全羅慶尙咸鏡平安均劃分之。北道

山川靈秀神明之裔出焉藍縷開創遺後人以可耕可植可歌可聚之地。予等不能光祖享

祖尊留貽之澤顛沛流離胡爲也然予祖先之歷史未嘗一刻忘也。君三靈勸予曰勿神造之國

最古之國也李君書至此意頗自得繼曰上古有神人持天符三印降於洛城。傳世十四

爲君立國於唐堯戊辰之歲。西曆紀元前一千二百九十七年是爲檀君國號朝鮮傳世十四

子避周東來以禮義教民中國文化自此普及箕氏享國凡九百年其子孫因汗

來侵故箕王不得不南遷王馬韓國。即朝鮮南部黃海道衛滿恃強被征服於漢武帝時^{大云}遂成^{故今日三韓}之名亦本於此其後爲高句麗爲百濟爲新羅經六七百年之爭奪其結果^{大云}相足三分之勢焉。

高麗太祖王建興降新羅併百濟成統一之業國號高麗方光宗顯宗之時開文化修武備內固立國之本外却契丹之兵國稱治平至毅尊以後政變屢作明尊神尊熙尊等世執國命擅殺直臣權歸私門君爲旒贅繼之而有金山王子之寇亂四朝崔忠獻跋沆誼力於是乎竭蹶矣然天不忍絕我祖國也故英雄間世而出高麗之季世有李公東北面軍馬使公能盡瘁國事退元兵平海寇卒之功高望隆而受恭讓注之四百五十六年

李成桂者朝鮮之太祖後改名爲李旦也公受禪後遷都於漢陽通聘于中國人於其間發于前古繼此三四傳國家之進步日新月盛如活字印書之業時鐘測雨等器皆中國人於其間發明之至于宣祖二十四年日本豐臣秀吉欲假道於我以有事諸中國我朝峻拒成惡感故其後有日師壓境駕幸義州之變經八年血戰之餘列郡瓦解幸其時我國名將有李舜臣者創造鐵甲龜船能擊退日本十萬之水軍故曰人以李舜臣爲古今水戰之第一偉人噫李將軍乎得一人我國亦有光矣雖然有國於此忠臣義士嘗爲其犧牲以保存之而巨奸大慾更爲其狐鼠以傾覆之可愛哉人類亦可厭哉人類也我韓國自肅景至于憲哲之日戚里竊柄政以賄成國家之勢日趨於圯至光武帝承之大局變遷而不可救藥矣

哲宗旣殂幼君嗣統(卽大院君之子其後名爲光武帝)

大院君攝政十年政權亦能統一其時歐米風潮浸及東亞中國之外交日亟日本之新政方興韓半島亦隨有改革之動機使大院君旣有勇敢剛毅之氣而兼之以達時審勢之學則必能以其鉄腕建設新朝鮮惜其有才無學治內則私智自用動多過舉對

外則排斥爲主。閉鎖自轄。因之攝政之期恰滿十年。而一大政敵出於宮闈之內。五百年尊社竟以骨肉之傾軋而不血噫傷矣哉。

君乎。我國豈無政黨乎。然他國人之植黨者爲救國也。我國人之植黨也爲爭權利以圖私也。因此爭權圖私之一念而援引外人之勢力以鋤異已。此仆彼起拒虎進狼。其初也召日兵之來而有日韓丙子之締約。其繼也日兵退而清兵至。又其繼也日清之兵以殿庭之下爲對壘之戰場。又其繼也中日兩軍在平壤之大戰。而日本之勢力大張。又其繼也日俄之交涉而生列國利益均霑之間題。嗟乎。我國於此三十餘年間。國已成爲羣虎相爭之俎上肉。世人有以歐洲之爾幹半島比之。而其間有國家之責任者。則只思黨同代異媚外圖私。此而求國之不亡。烏乎可也。

甲午年。日本戰勝中國。索遼東半島。因俄人之交涉。不得不還付中國。斯時俄人欲進取在韓之權。以擴張東伸之勢力。臥榻之側更有人來擾其清夢。日本能甘心乎。從此磨劍十載。與俄日俱於旅順口。而我三韓更爲日本戰勝之賞品矣。

西曆千九百五年。

大韓光武九年

九月五日。俄國全權特使與日本全權特使。

十三名
一百零一年
各國之勢力
之勢力

十一月二日。日本侯爵伊藤博文以特派大使渡韓。演成保護之局。其時促成。比

彼等欲藉日人之勢力。以攫取政權也。伊藤既要我外務採印日本保護之書。李完用等。因此得志。

爲保護我等之主人翁。其時效忠於日本之朴齊純、李相哲、金奉學等。或棄官而逃。遂上

噫。國家多

李相高韓

儼然

事之時。山川變色。地圖易位。而權奸之輩。則趾高而氣揚。忠節之臣。反蘭摧而玉碎。傷哉吾韓。謂之國有人不可也。謂之國無人不可也。大凡處於此優勝劣敗。強食弱肉之世。其國與國之交。若同等之勢力者。方可以人道公理爲標準。非然者。揮淚向人叩門乞援。而只以憐我救我。以公理正道處置我者。其計可謂左矣。千九百七年六月五日。和蘭海牙萬國和平會。委員之到會者四十七人。方提出議案付公斷之時。忽有我韓國密使之突現。當北客使秦庭泣聲如泉鳴水咽。各國委員雖諒其苦衷。亦無可奈何也。故韓國側遂以却惱喪出諸特使之被却也。我韓皇之命運亦隨之生危險矣。海牙密使之電信。達於日廷。日本將以軍事問罪於韓國。我皇於是不得不退位。而以皇太子繼統。新帝卽位。改元隆熙。遷光武於慶運宮。使之不得預國政。於是日本與韓廷訂定條約。以統監韓國之用人行政各要件。不謂。年十月。監伊藤有滿洲之行。我韓人安重根邀擊於哈爾濱車店。噫。安氏所舉。無亦我國四千餘年最後民氣之發表。而我海東半島之定局。恐亦因此而不僅以保護終乎。李君書至此。投筆而起。以汗巾拭其面。繼復坐下。彼我兩人。各凭几相顧。無復一語。

方予纔抵滬時。陳君因有杭州之行。以李一軒陪予。李君時時抵予住棧。君稍解滬語。凡住棧之一切交涉。君自擔任之。隔五日。陳君自杭歸。招予返其寓所同宿。陳君爲人豪俠。胆略過人。十七八歲時。先以身許社會。曾散億兆資。以辦公共事業者。時君年纔二十六七歲。而南奔東走。多見重於社會。君居上海。凡巨萬之款。浩大之業。無不咄嗟立辦。其運動之能手。儕輩已推爲獨步。君之寓所。開

一雜誌社爲其黨之機關部。囑予參預編輯之事。尙記予時所從事於筆墨者。惟每期編輯雜俎欄中之數則及抄錄清廷之公文以登載者也。推陳君意。不過見予海外淪落。欲使之稍有事事以慰吾心。然每月又酬予以四十元之零用費。噫。予旅人也。得一托身地足矣。何所需此。上海繁華之地。以他人處之。則每月數千元之款。猶不足供其用途。而予則除却電車費之四五元外。已視金錢爲可鄙賤之物。况陳君雖有運動能手。然當此南北黨人薈萃之地。朝迎夕送。船費車資。應付不遑。以彼一少年豪華之公子。而一自出當黨務。則典裘抵錶之事。已成司空見慣。予之却彼酬金者。相別袁君死於總統辰。予因北遊之志不得遂。折而返滬。旅此寢爲無目的之羈留客。然因此而予亦得略察而身死於一仇人之手。道高千尺。魔高千丈。悲哉。陳君。寔令遠遊人憶當年。丰采有惻然不能忘懷也。

滬上之風景

滬港者。卽我人之所謂上海港也。因上海屬於滬海道故名。(上海前此元江蘇省松江府之縣。清屬江蘇省上海縣。清屬上海道。)月當黃河。吳淞兩江下流。凡江海船舶之入上海港者。必由吳淞口入。清道光二十三年。(一百四十三年)南京條約。開爲通商港。爲沿海五口之一。卽中國通商之樞紐也。港內有各國租界。湊集者爲法國租界。商買市場之華麗者。爲英國租界。公園草地之廣闊者。爲美國租界。兩租界之間。爲公共租界。上海縣城。則在法租界之東北。其租界之北者。又在北市之繁盛不及南市。鐵路起點於此。租界之南者。俗稱南市。有滬杭甬。(甬東在浙江)鐵路起點於此。北市之繁盛不及南市。航行之路。則有江海輪船。及內河汽船之別。江海汽船之碼頭。在黃浦江一帶。內河汽船之碼頭。在

吳淞江一帶。其汽船公司。中國則有招商局。英國則怡和瑞記太古各公司。法國則東方輪船公司。
美國則鴻安公司。德國則美最時。日本則大坂商船會社。誠爲江海會口。資雲屯之地。(上海港距芝
海里。甯波白二十四海里。福州四百二十海里。廈門五百八十海里。臺灣之基隆三百七十六海里。
香港八百二十六海里。日本之長崎四百七十三海里。汕頭七百有五海里。)

租界之內。街市廣。入夜電燈爛如白晝。各大街之各商店。常以電燈結商店之名號。從遠望之。如一堆火烘映照於五六點燈光齊燃。滿街士女結隊爲遊街之行。上海新女界。均以尙奢靡好美觀爲得計。其外者有三物。一曰眼鏡。二曰金鋼鑽。三曰自出心裁之新女服。至於女子頭上。有五色之珠。不可名狀。昔有人謂予曰。以一畫工之手費一年間。畫不盡上海女子頭上之種種款式。誠哉是言也。其最爲鬧熱者。則爲英租之南京路。(俗名大馬路)路基以木製成。兩傍店舍皆洋式。商店陳列甚爲華麗。南京路浙江路角。五龍日昇樓下。每日下午及黃昏。香車寶馬如雲。有肩摩轂鬪之景象。近有人詠滬上竹枝詞十首。其一曰。「洋場風景詣繁華。車馬紛馳眼欲花。試向五龍樓外望。遊人擁聚猶猶瞻顧。寔爲來往之阻礙。令人遊過其地者殊爲憎厭。客棧旅館多在英界之洋涇橋一帶。棧式多沿從洋式。較整潔於全國中之各埠。住上等官房者。約一日房飯之費二元。次者一元以上。中國遊人衆多。而上海又爲湊集之地。各個客棧常見擁塞。且於內亂時期。長江一帶之民。相率避亂於外國租界。幾於棧房無容足地。故凡中國內地兵火之凶年。卽上海客棧豐收之樂歲也。噫。以彼南北多爭之日。各地都有租界。誠爲彼民之大幸。法之租界。商買亦盛。仍稍遜於英界。美之租界。次之。電車則連貫於三界之中。往來如織。浴堂之設。惟上海爲特色。北京及日本各地。都望塵弗及。堂之中陳

設整潔。上等客各別有憩息房。房有電燈電扇及几桌各具。客初至。房丁以茶進。俾客得賞茶閱報。以等彼輩預備浴具。入浴辰。人各入一小房。房內有裝置一磁器之面盆。及塞門德士製之浴桶。桶爲圓橢形。可容一人者。傍有手巾、香櫈、擦布等事。並冷熱水喉各一。客人入浴。則有一侍者代爲摩擦身上塵垢。繼換桶內之水。侍者出。俾客得以自由洗浴。浴完復返憩息處。侍者更以熱手巾擦摩其胸背各部。約經數十餘次。而後已。上等客每人一入浴。及賞茶等費。約四五毛上下。凡寒天辰候。雪飛冰凍。行路不勝其戰慄者。而一入浴室。溫煖隨生。初不知室以外便是嚴寒天地。是故上海人於冬天辰。以洗浴費爲用款之一大尊。各公園則美界有靶子路之公園。英界有黃浦江岸之公園。及公共公園。法界亦有其一。仍黃浦公園。不許華人進入。凡見有垂辮者。都被警察驅出園外。亦一奇事也。報館則林立於英法各界。其最古者。爲上海申報。彼報之開辦。至今已四、五餘年。可稱爲中國老報。著述事業亦極盛。印刷所、圖書館。在在皆有。而以商務印館之規模頗弘大。其他各國之領事館。及其商會、銀行、警局、電政、工廠、學堂。建築奢麗。坐電車上。以左右望。即見兩旁諸國國旗。翩翩飛於大地上。如現呈世界各國在東方之勢力之地位。爲何如者。法租界之盡頭。爲徐家匯。

名之天文臺也。臺之附近。有天主學堂。爲大法教會所創辦。法界北界附近之上海縣。又治。最爲狹窄。纔入城。則已見雕刻品玉石古董。磁器銅器。羅列於各庸。而惜予雖屢至上。而未能悉其城之內容。備叙斯記。城南之高昌廟。有江南船廠。及上海製造局。內附工學書。通。國政府所開辦。以製造軍用者。就上海一埠。中國人已佔四十餘萬之人口。而其中。寔具備多才之人物。可以代表內地民族之性質。如政治家、言論家、文學家、文學家、工業家、商買家、教育家、種植人物。都於此焉。各樹

旗幟別開色彩。至於歌兒名角。亦能嶄露頭角。擅名一辰。有某女校書者。一夜纏頭之費。以千金計。有某名角者。一月受戲院之薪俸。千元七八百元不等。嗟乎。浮華奢靡之風。在我東亞之上海。亦可謂極矣。然生客初到上海。有當注意者兩件。一則撥渡船。二則黃包車。是人搭船抵上海。若因水落。海船不能埋岸之辰。則宜隨意擇一客棧。先以行李交彼棧之招接人。檢後。送彼上岸。由中國上海、香港、天津各處。凡船已入口近岸。則有各客棧之招接人。手持名片多張片。內明確名住止地點及棧內體式。俾便行客之自擇。若意合者。則領取彼之名片。以行李之件數交。客人只隨彼招接者上岸。撥渡乘車之費。都由彼代付。取值亦公平。若自己雇艇上岸。則常被撥渡夫之欺騙。致生繆轍。令人憎厭。於船纔近岸辰。彼撥渡夫已上船。招接乞客。問其工錢。則不曉毛之價耳。然一自落彼艇後。則已見有二三棍徒者。先在艇離船之後。彼任其艇零汀江上。俾混徒得向客威嚇索渡捐。其所索之款。十元五元不等。彼一見生疏客。卽愈演愈劇。或牽裾。或曳手。或奪帽。顯出自白搶的手段。有人因此而失却行李者。予近年重來滬上。往上海印歐洲戰史辰。以岸上有熟人。不必埋棧。故問渡上岸。亦被彼輩一番之索擾。初辰。予以溫語諭之。約抵岸以五元相酬。艇將泊岸。彼索之愈急。予顧岸上有我南人一警兵。在予大聲呼曰。我警兵來。棍徒將搶奪人也。快拿斯辰。彼輩遂一躍而入水。予以無事上岸。至於黃包車夫之舉動。亦與彼輩同一手段。初上車辰。囑以所達之地點。及其工價。彼皆俯首承諾。然於行間。彼常迂折其途。以探車中人之識路與否。若彼確知爲未曾到滬之生客。則凡欲東者。彼轉而之西。欲南者。彼轉而之北。約一句鐘許。然後引到於無警察之僻處。向坐客威嚇以索錢。可惡哉。上海之撥渡船。可惡哉。上海之黃色車。雖然此等手段。彼輩特不過施諸其本國人耳。若知乘船乘車者。確爲外國人。則奉命唯謹耳。

〔未完〕

阮伯卓

● 國民理財之問題

第三年

南風雜誌

第廿九冊

據外人所評論。則謂我民無營商之性質。幾若我國民爭商問題。非世人所公認。雖然。我人生於此。商戰劇烈之世界。豈是舉一國之利權。雙手以讓諸外商之手。而我人甘作門外漢乎。無論我人如何貧乏。如何腐陋。決不肯出此也。蓋生活上之所迫。時勢之要求。驅策我人從今以後不得不攘臂奮袂以競進於商戰之場者也。然而外人之批評我。指摘我。豈是懸空撰出。以汙穢我。誣謗我哉。試一平情思之。想亦有故。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之被人批評。被人指摘者。其原因雖不全在我。而其間亦有爲我等所不能諱避者。不妨舉出以爲後事之鑑。今鄙人試舉我國人向來營商之敗。之原由。與我人證之。昔者以商爲末藝。無論已。今則舉國之人。無不知商業之關重要。十年以來。余嘗見有棄官而之商者有矣。有廢學而之商者有矣。持論者執以商爲末藝之思想。而歸咎於今日之我國人。鄙人窃有所不取也。雖然。我國人今日既知商業之爲重。而其所營商之事業。則何耶。就一城市而言。凡所能設一商店。營一寔業。可以持之久遠。覓得利潤以謀生活者。特不過私人所建立之基礎。或私家遺傳之藝術而已。求其能結合團體以營大商局。大工藝。有裨益於國民。寥然罕見。合股之聲。喧於國民耳。鼓而總之。亦成烏有。噫。此何故哉。豈在外商脅制我。而不得成就耶。抑政府限禁我。而不得寔行耶。皆非也。有人謂此皆由我人無商才。商德之故。誠有然矣。然試問我社會今日之現情。縱有商才。商德完備之一流人物。可必其商業之昌。通尋未可必也。蓋以其無資本之故。據前期論題中。則我國一年間亦有百兆元以上之出港貨。若然。則所收入之款。亦有一部分之贏餘。可以供爲商業構造之基礎。何以謂之爲無資本乎。雖然。我社會團體上之信。

用心太缺乏。故雖有些小資本亦成無用之物。今茲鄙人所謂團體之信用心者。非僅單指坦仁營商之各人方面。蓋統指國內凡有資本者之各方面也。夫欲興大商業大工廠。則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功。此則舉盡全世界各國社會之情勢。無不同此境况也。然各國人。有籌一商業。或營一工廠。纔經一二二人之起唱。則千百人附和而應資集。本以成之。此無怪乎社會事。一時發達也。我人社會則大不然。有籌一商計。或營一寔業。初時招集股東。人人皆有贊成之意。乃不謂一氣再而衰。三而竭。終之亦成爲兒戲之運動。其失敗之現象。不必待公司已設立之後。爲無商才。德者之所弄成而已。發現於合股招商之日矣。予爲此言者。非誣我國民也。予嘗見我國資本家之性質。初時有人來招股。則坦認以若干之股份。至收股時。所應之寔數不及坦認原數十分之二。有人謂予曰。有某醫生者。纔遊學於法國歸。欲設立一西醫泡製店。苦無資本。於是招集於各親友。初來時。彼所親信之諸友。人人各坦仁出股。約每人萬元以上。隔一月再來。則前所謂萬元者。今已減至千元矣。又隔一月再來。則前所謂千元者。今又減至數百元矣。噫。我國招股合資之情勢如此。而謂凡有商才德者。有可以措手足之地乎。其或有能合得些小股本。營得一寔業者。則其所集合之人格。又混雜不一。或爭權利。或肥私囊。或相疑忌。雖其間亦有一二人竭力經營。而終之亦不免敗劣。份子所破壞。是以我國之理財問題。僅能合一家數家小小之資本。營一業務。以求贍養家之人之計。若對於社會上。而謂之爭商。謂之理財。竊想未可憑合股集資之道。而期有所成就也。夫商業工業。所最需要者。在乎大資本。使不合股不集資。則大資本從何而得以鄙人意見。則今日我國欲解決此困難之點。則其道惟有國中凡有資本。而對於社會兼有信德者。宜先爲社會唱始創立。

一安南興業銀行。以收社會之儲金。然後以此儲金。薄其利息。以放債諸各營業家。一則使社會上凡有金錢有所積貯。不至浪用於無益。可以裕國民之本金。一則使社會上之各營業家。有可憑藉之資本。欲營何等業務。以其營業計劃。呈達於興業銀行。若興業銀行。察其可行。則給以資本。不至有合股集資本之煩。是則銀行業務者。乃我國人今日解決理財問題之重要業務也。因是故鄙人請從銀行憲務書中。摘出大要。俾我人得知銀行之性質。及其効用。至其詳細。則俟有經濟專門學者之研究焉。

●銀行憲業之要略

▲一銀行業之性質

金融(即包金錢紙幣及一切有價之券票而言)之於社會。其猶血液之於人體。血液壅閉。則人體之康健莫保。金融滯塞。則社會之百業衰退。然則欲使百業振興。非有組織一機關。立於金融市場。爲之導其滯。開其塞。以其流通不可。此所以各國當經濟競爭激烈時代。無不孜孜焉擴張其銀行業務者也。

銀行何以爲流通金融之機關乎。蓋金融之於社會。有餘於此者。必不足於彼。銀行立其中間。於媒介借貸而供給資金。是所謂取於有餘。致於不足。故其對於生產分配兩途。確能予以莫大之助力。要之。銀行者。乃社會上資本融通之機關也。

銀行之業務。其主要者四。一儲金。二折算。(即買賣紅金)三借給。四匯兌。其他如。賣。染。屬業務。如買股票。及買賣公債或金銀等。至於發行紙幣。則須有國家準許。以權限之銀行。若普通銀行。憲無此權也。銀行之營業。非僅憑於銀行之資本。蓋有多方借用。社會上各人之金錢。轉運之。以收取利益。此乃

銀行之主脈所在也。是故美國某銀行家有言曰。「古之格言。必云最忌借金。余銀行家所守之格言。當云。最喜借金。」雖然。未求借金之先。先求信用之高。故必有充實資本。以起信用於社會也。余今請就銀行之主要業務。分釋之如左。

〔甲〕儲金

儲金云者。即商工及一般公衆所存於銀行之金錢也。而銀行營業上最有利益之借用資本。寧以儲金爲最。故銀行家未有不務求多集儲金者。其種類可大別爲三項。

一、臨辰儲金。此無論何辰。可依存款人之請求。而付還之者也。

二、定期儲金。此則預定付還期限。而存入之者也。

三、特約儲金。此於上叙兩項之外。以一種特別契約存入之者也。

臨辰儲金者。乃由社會上商業家。或大資本家。事務頻繁。如自行保管金錢。水火盜賊。既屬可慮。而授受辰檢查真偽。亦復不易。故儲存之銀行。則無以上諸患。且又存入取出。不定期限。於營業最便。凡商業繁盛之地。必多此項儲金也。此等儲金。在歐美有不付利息者。在日本。則常付利息。然對於各項儲金。則較輕。

日本銀行。於臨辰儲金之中。有所謂特別臨辰儲金者。蓋以便公衆之零星存款者也。其出入不下之數。則屬於貯蓄銀行之業務。

定期儲金者。謂當存款辰。預先定一期限。約定必待期限既至。然後執銀行所發證書。以請求其交

付金額也。銀行於約定期限之內得利用此儲金以營其他有益業務。故其利息較於臨辰儲金為高。且約定之期限愈長。則其利息又愈高。假定如左。

儲金三個月利五釐。

六個月利五釐五。

一個年利六釐。

定期儲金之性質無以異於貯蓄金。蓋其目的不在使用而在保管安全及收利息耳。其取出之者非本人或代理人不可。即使本人或代理人亦須俟到期限。若未到期限而欲取出必須得銀行之承諾。雖承諾亦必減少利息。

特約諸金者與上叙之兩式不同。即以特別之約而儲入之者也。譬如以金儲存於銀行內。不定期取出。若遇^付取出。則須先若干日通知於銀行。其預先通知之日數或三日或五日或半月可自由約定。此等儲金自銀行言之。其於資金之通融視臨辰儲金為便利。故利息稍高於臨辰儲金。又有各式儲金而不屬臨辰與定期者。皆謂之為特約儲金。

〔未完〕

●整頓官場問題

附贊成書

南風雜誌主筆列位尊覽。添讀報章見總督申公唱起整頓官場一事間有敘及^付餽送禮款等因。添不勝奮激。近日又蒙捧讀。皇上嚴禁官吏不得受餽送禮節。諭語於仰見。聖上採興論恤民瘼至意。凡為臣民生逢其辰。知能未泯。豈不思凜遵天語。以洗滌舊染哉。然添窃有思者。亦曾列於官界之中矣。初辰出政亦欲深夜焚香告帝。精自以承麻德。一切民間之禮物不敢收

受然因此見惡於同僚。或以沽名目之。或以飭詐稱之。遂因其他緣故與人多忤。養志不全。每深夜問心自悲自愧。今幸逢帝世一新之政。寔臣民希世之遇。然奉讀本朝慈訓錄有云。君門萬里貪蔽成風。及至上聞。萬不得一。觀此則可仰見聖天子未嘗不一日欲清明政治。改除夙弊。而奉行之下。恐未必盡孚。聖上求治之心者也。以愚意窃念。如欲令行禁止。則須設官以示監督。據阮鴻臚貴臺對策篇所陳。設採訪使一事。恭意寔表同情。但位卑不敢言高。恐獲罪戾。祈貴館主筆以此呈達總督申大人。緊請大人上奏。幸蒙採裁。設官採訪。則庶幾官場上有肅清之政。而無負我皇上孜孜圖治之深心也。此上

某某敬達

記某華報近日之巴黎信

中華人留法之勤工儉學

我南自受大法保護後。人人皆歆慕歐洲之文明。人人多以新學自命。二三友朋飲燕之間。操法語而談者。津津可聽。自由平等之口頭語爲男女婦孺所通知。然究之文明之精神。文明之寔際。則未也。無論大法純粹之學說思想。少人心得。卽形式上之機器技藝。能用功寔習者。尙鮮其人。一般學生。除非家有資金。或領得官費者。則不敢離家求學。無論在國中學生之目的。以他日從公領餉是務。卽遊歐學生亦恐學成後。未必單以文明新技藝謀社會之進步。方面者。近日國內有志者。曾發起法學保助會。其目的專在養成人才。助社會之進步。雖會務成立。亦著有成績。然一勺之水。安能普及車薪。况凡百技藝。現方缺乏。則我人求學之範圍甚廣。然有志者。則因貧而阻。富貴者。則惟勢利是趨。要之我人之情勢。皆以囊無資財者。決無求學之價值。而凡有資財者。則要尋有可做官。或可占得高級地位之學科。而後肯學習之耳。近日記者閱某報。見華人發起。

一儉學會贊助貧家之聰明少年。往法國求學。以爲社會事業之進步起見。唱起未及一年。而現有成效。且大法學界中亦贊助之。以教授其寔際之工藝。並介紹其入學之途。噫。華之與法。不過一友邦耳。而國民猶知勇往求學若是。猶知求寔際之學問若是。况我國民曾受大法之保護。公認爲先導師者乎。今記者請從某報中略述中華國民儉學會之成績。凡我國民有歆慕大法文明之思想者。其少留意焉。

▲中華勤工儉學生之狀況

學生會組織及內容。——大凡處境艱難。懷志遠大者。其操守及習尚必出於常人。其將來造學結果如何。雖另係一問題。然此時已不失爲學界一純潔分子。此記者於記述之先。所以先表一滿意之同情也。其中記者曾就之爲親切之談話者頗多。其家庭及個人之歷史。及其思想精神上之抱負變遷。多有具非常可記之價值者。彼等並不認勤工儉學爲手段。無論前途如可艱難。皆有毅然直往不稍畏縮之概。聞現時已入工廠者。已占全數三分之二。其工作之成績。及與法人相處。結果皆非常之佳。其未入廠者。多尙在蒙達尼中學校補習法文。一月左右。亦將全體入廠。工廠多在巴黎附近。皆由李石曾君接洽。大概以製膠造船鐵廠等爲最多。其次則人造絲及玻璃化學工廠。其工資自六佛郎以至二十餘佛郎不等。大都視各人之技能體力語言爲轉移。有時亦視廠主之爲人。在各工廠之學生。大概分爲工人與學徒兩種。內工人又分兩種。〔一〕爲有相當之技藝者。此種最佳。在廠中與其他工人同等待遇。工資自十五佛郎以至二十餘佛郎不等。但來法者。此種較少。亦有曾在國內之工業專門以上學校畢業者。但未曾寔習。亦不十分合用。〔二〕爲小工。即以體力作

工者此本非勤工儉學生所宜。但學生中有體力特大。又願早日讀書者多從事於此。據調查此種現時亦尙有數人。工資自十二三佛郎以至二十六七佛郎者。但過於虧省身體占書時間殊不相宜也。內有一人在製膠廠中燒火。每日在十四小時以上。工資二十六佛郎。此蓋係爲人所不能爲。故工資特多。但不足以爲例。此種體力工作。大概係一辰情形。並非勤工儉學會所預計者。其次則爲學徒。所謂學徒一般。多不得工資。在法國係學校畢業生往見習者。因可以於寔地練習。之。中學得其廠中機械之全部。(作工則不然。多專守一藝。不能窺見全部或一部)。故於作工成績不負與工人同等之責任。自然亦不能享與工人同等之工資。至多可敷食宿費而已。但一兩月後即可變爲有技藝之工人。有科學根底者。且尙可望升工匠工頭等。現在勤工儉學生多在各廠充當學徒。極蒙各廠優待。成績甚佳。因此時既不致占却廠中工人之地位。而將來又可爲一最適宜之工人也。預計藝熟之後。每日儲蓄十佛郎。最易辦到。是一年作工。兩年讀書。在事寔上非辦不到也。記者前日在法華教育會時。李石曾先生曾與爲勤工儉學生之談話。李君所言極爲重要。國內有欲來法勤工儉學者。不可不知也。茲誌李君談話如下。

留法勤工儉學在戰事以前。余及同志數人。即提倡之。嗣因歐戰。海通中阻。曾稍停頓。但余回京後。即竭力進行。在京內外設預備班數處。一面練習法文。一面學習工作。停戰以後。此項同學。即陸續來法。實行勤工儉學之計畫。今到此者。至本日止已有百四五十人。安插在學校工廠兩處。住學校者。係爲等候適當工作。或補習法文。爲入廠之預備。其入工廠者。多半係略通語言。具有技藝。或努力身體特別強大者。彼等入廠之後。成績均佳。亦有初時稍覺不適者。稍久亦即安之。惟未入工廠者。內中有一部分。稍感困難。因彼等多未具有

合宜資格。卽技能體力資斧語言數者。皆不備其一。此種若在華法教育會接洽之後。必不放其卽來。內中多係未知勤工儉學眞情。自由來法者。旣已來此。勤工儉學會自然須爲設法。但希望國內之續來者。不必如此著忙。免致個人與勤工儉學會皆感困難也。故來法勤工儉學者。無論如何。須於技能體力一體力強者。雖無技藝亦可以作小工。但比較勞苦來法作此項工作者。須自己有十分把握也。」資斧「有數月經濟能在法學習語言技能者。亦可卽來。」語言四者之中。備具一門。立可來法。否則可先在國內留法預備班補習語言及技能。然後來法。最爲妥當。最好能自備學費一二年來法。入寔業學校肄業一種工藝。畢業之後。卽以此半工半讀。最爲合宜。總之勤工儉學。現在已由提倡辰代。入於寔行辰代。今以數月之經驗。已敢言完全不成問題。余深願國中志趣堅定之青年。來此一試行此絕好之讀書方法也。

觀李君談話。特別注意於來法者之預備。則與條件符合以後。不成問題可知。據記者見聞所及。亦未發見勤工儉學有阻礙之事。將來之逐漸發達。由理想變爲事寔。蓋意中事也。尤有可注意者。卽已到法之勤工儉學生。近成立一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精神及目的。辦法皆極爲美備。鎮密其裨益於勤工儉學扶助個人進行。猶在其次。其最難得者。卽此種組織。寔具有一種創造互助之新精神。而爲共同生活協力進行之新試驗。故將該會成立後進行及其組織之經過內容詳誌如下。

六月以來。勤工儉學生分住墨蘭及蒙達爾尼兩校共九十餘人。墨蘭約三十餘人。蒙達爾尼六十餘人。彼時在蒙校者。卽曾發起一校友會。以爲自治之助。蓋校長對於中國學生管理極寬。一切皆極自由。暑假以後。住墨校者合在蒙校一黨。彼此日夕共處。咸感一種積極組織之必要。於是遂同

發起一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推舉數人起草章程。於七月二十四日開通過章程大會。二十九日照章選舉職員。於八月三日開成立大會於蒙校。是日到會會員有八十餘人。來賓有李石曾、羅元叔、段子燮。又工人代表梅鈞君。農學校長法人法羅君及蒙校校長副校長等。汪精衛君託李石曾代表致意黃南華少將自波爾多致電周太玄賀大會成立。是日由周太玄君主席開會秩序先向國旗行禮。次唱國歌。次出席報告。次來賓演說。再次唱歌答謝。照像散會。茲將主席報告摘錄如下。以見該會之精神及辦法。

今日爲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成立大會開會期。吾人今日竟得產出一吾人心中所希望之共同組織。寔無任欣幸。吾人在國內受舊空氣及制度社會習尚種種之壓迫消蝕。使吾人在人生基礎之青年時光中不得受一良好適當之教育。但吾人又向不自安。必要奮鬥。以覓一能償吾願之境遇。近年以來。吾人在國內不知經幾許之奔馳。方得隨勤工儉學會諸君子之後而來此。能以工求學之法蘭西。吾人旣千回百折而有今日。則吾人之寶愛珍惜今日。而思有以安排處理之。寔爲吾人唯一最大之職責。故自七月以來。「中略」。本會一切籌備已粗就緒。計內容分爲五部。一工作部。二書報部。三講演部。四消費部。五會務部。其辦理則分工合議制。無會長幹事理事之分。一切皆由職員會處理。會員資格。取精神不取形式。凡抱勤工儉學之志願。依章程所訂手續而要求入會者。皆可充當會員。此後於各會員分散之工廠設通信員。每月由書報部出會務報告一次。使會員消息靈通。並一面籌備發行雜誌。隨時可邀請名人爲學術上之講演。「下略」。是日李石曾及法羅文、羅元叔、段子燮諸君皆有極精彩之演說。茲因限於篇幅。未能一一登載。現聞該會卽以蒙校暫作

會址。八月三日爲成立紀念日。會中皆以創造及奮鬥之精神相勵。以期達到一最新式之互動組織云。

此外由勤工儉學生一部分集合者。內有種種組織。如關於學術語言書報等。皆具有日不暇給之積極進取精神。吾國青年之前途殊可樂觀也。聞學生會不久將出版一種該會成立紀念冊。將彼等此種組織之精神。及關於勤工儉學之各方面寔况。一一詳載。此書可供國內青年學子之研究。或亦急起直追。而與彼提絜共進。以推破有志青年無力向學者之障礙。固青年最要之事也。但此次來法者亦有意志薄弱。不得奮鬥者。其最初之出國多係出於一時之所動。其腦中既未嘗想像。作工是何種光景。更不能挺身直進。與堅苦奮戰。來此未久。即觸處皆感困難。漸懷疑慮退縮之心。其甚者更故意過甚其詞。或竟造作蜚語。以爲之飾。吾知國中或亦傳播有此種論調。吾甚望吾有志之青年勿以此而自隳其氣也。故吾於石曾先生四條件之外。又慎重爲之增益一條。卽欲來法勤工儉學者。須具有堅定不磨之精神。有澈底明遠之覺悟。不致於觸難思疑。爲物所遷方可。

○文古詩摘錄

▲淇川詩草

• 風味減。替人還是自南來。右木芙蓉

• 淵明老去晚遺裁。愛爾霜前正色開。一樣清芬人共賞。不須同我賦歸來。右菊

義廳旁手植花木數種。將去官賦此爲別。

嗣德二十四年辛未
七夕前三日

傍池乘雨接枝栽。照水濃花兩度開。我去莫嫌

勸勤農

以下準留義省
籌辦水利辰作

立苗要耘草。草長苗不肥。澆田要戽水。水涸田。

不宜農事。豈不勤吾生貴有涯。父母待我養妻子。賴我依。俯仰匪易。給徭賦亦在斯。寄語我南人。勿憚筋力疲。

勸興渠

高田水易涸。低田水不盈。近山有泉脈。渠堰宜早營。舉鍤自成雨。豈必祠山靈。一勞可久逸。暫費可永寧。寄語我農人。有志事竟成。

勸栽植

樹穀乃至計。蔬菓亦療饑。辰逢多愆陽。豐歉難豫期。縣令雖我親。逋賦辰見追。大君雖我愛。餧粥難遍施。天生我筋力。亦將有所爲。牆根與田畔。隙地皆膏脂。種豆豆粒肥。種麥麥兩岐。番薯最益人。久食登期頤。尋常土宜物。儉歲皆珠璣。寄語我農人。勿使地利遺。

征夫來

義兵五百人赴邊
生還纔百餘人

征夫來爾來。何遲去。辰存沒。家不知。家不知。妻

迎夫父。迎子道上。奔波憂且喜。他人爲道去。不還道傍僵臥。叫蒼天。天不知。行人路上爲霑衣。爲霑衣。且奈他來還。邊寇聞。益多。寇益多。將軍死。木馬城邊。萬骨灰。何況汝夫與汝子。

送內子吳羽卿南歸

夢回羅帳淚珠潛。懶換荆釵歛翠鬟。怕見桃花春浪濶。二天明月一舟還。

陰符書蠹劍痕殷。馬角難期旅鬢斑。昨夜蓴鱸江上夢。先隨環佩到家山。

幽居秋懷次。雲籠東朝鮮。金有淵元韻。却寄移家芳渚上。環堵衆山中。絕境來人少。生涯近事同。牕涼松曳露。帆靜浦吟風。無限新秋意。南

飛斷塞鴻。

平仁沙幕

甲戌年以下蒙準起復
上京辰作

沙磧三條突起。土人呼爲三洞。洞中有湖。即白湖也。
水清冽。爲南來第一名泉。湖南有祠。奉炳娜演玉妃。

三條高落似垂虹。縹渺雲屏倚碧空。日日湖波

飄不盡。別留晴雪護仙宮。

白湖閒行

欲尋瑤草繞湖行。雲影湖光炤眼清。最愛夜來新月上。野航橫笛擊空明。

平和逢同郡何郎

望盡天南戰血腥。十年馬首夢梅亭。那知蜒雨蠻煙地。尙有江湖老客星。

次和馬驛

新寓咸順府至此
計程凡十八站

虎跡鯨波十八程。天涯獨夜旅魂驚。明朝疲馬

荒山裏又聽猿聲過石城。

度嶺

大嶺唐人呼爲大佛山嶺
半屬慶和省半屬富安道

嶺截天疑盡。雲開地忽平。盤空看鳥度。繞磴伴蛇行。閱歷驚前夢。飄零笑旅情。栖栖岩下路。有客正盱衡。

思州過阮子美

野度秋深略約橫。芙蓉堤下稻花明。田家最怕

催租吏。爲向傍人道姓名。

新穀登場野鷺肥。暖風初長筆山薇。我來正值

邨醅熟。父老相邀盡醉歸。

別松堂

蕭蕭蜒雨滿關河。撲被同君聽夜過。休怪長途輕長涉。如今平地盡風波。

▲今人詩草

月夕偕內子看日本人演術

踏球。迴舞。綠杖。
燒巾等技。尤爲

靈異。特詩記之。惜未
曾覩者。尙屬闕如。

香江逸士甫艸

拔釵淡損畫眉痕。展笑如臯雅意存。感帨何來

桑濮態。疑園要與細君論。

右燒巾

絕技緣橦剩到今。最高危處似臨深。竿頭倏作

橫陳臥。相顧同輸惜玉心。

右綠杖

妙舞迴風體態殊。羅衣輕露雪肌膚。翻然倚玉
偎香勢。真個羞看出浴圖。

右迴舞

男兒輕別悵香閨。空怨車輪與馬蹄。踏得圓球
行不息。儘教郎去向遼西。

右踏球

(辰談) 世界之部

法國下議院選舉結果

據十一月十九日里昂無線電。巴黎報界公會報告法國下議選舉之結果如左。
 聯合社會黨（勞動）五十五人分離社會黨五人。共和社會黨二十六人。急進社會黨一百十二或一百十四人。共和左黨一百十一人。進步黨一百六人。自由黨六十五人。保守黨二十七人。愛國黨三十五人。此數未確不屬黨三人。
沙露全權大人聞已中選矣。

法國戰後之整頓財政談

▲普法戰爭與今次戰爭之比較。——法國無線電社巴黎通訊云。巴黎銀行家紐福里慈氏近著一文。追敘普法戰後法國如何恢復原狀之情形。其文略曰。法國經此番戰爭之慘禍。今將何以善其後乎。此為今日全世界論點之一。欲答此問題。則不可不追敘一八七一年法國之往事。是年五月。法國與軍事勝利趾高氣揚之德國締結佛蘭克福和約。割讓亞薩盧蘭兩省。除割地外。法國又須賠償大尊戰費。其分償之期。為巴黎政府成立後三十日內付戰費五百兆佛郎。一八七一年內付一千兆法郎。一八七二年五月付五百兆佛郎。一八七四年三月付三千兆佛郎。非至第三期五百兆法郎付清。後德軍不撤退其佔據之塞因等省。且於佔領期內得於所佔區域內徵收款項以防賠償財政擔負之重。可謂已極。至於戰辰農事之廢弛。工商業之停頓。損失浩大。更不待言。當時法國戰中損失其最著者。為德國賠款五千兆佛郎。賠款利息三百餘兆佛郎。公債二百七十五餘兆。

佛郎。

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預算之缺額二千七百六十兆佛郎。亞薩盧蘭兩省寔質損失七千兆佛郎。綜此數項計之。

已逾一萬五千兆佛郎。加以亞盧兩省割歸德國。法國頓少一百五十九萬七千餘人民。而其他諸省戶籍亦因戰事減少四十九萬餘人。法政府籌措款項尤見困難。但

法國所最感不便者厥爲佔地德軍之供給緣塞因一省亦在德軍佔領區域之內。

巴黎四週。

遂爲德軍所據故法政府第一職務即在盡力履行和約中財政條款庶德軍得早日撤回

也。法政府一面籌集賠款一面整頓經濟而於加稅之中尤寓恤商之意顧慮周詳進行以漸國民之投資力量與建設事業皆不稍受其妨礙也。第一次公債於一八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經國會票決通過。

是月二十七日發行債額二千兆佛郎。寔收八二〇五發行之日應者雲集募債處戶限爲穿統計認購者三十三萬一千零九十五人認定之數達四千八百九十七兆佛郎。

逾過原額一倍有奇此種成績令人鼓舞以此爲法國復興信用再著之第一步也。德國俾士麥有意挑剔繳款地點必在德國重要商埠且僅收金銀現資或英普荷比四國鈔票或德人所核准之匯票於是匯兌手續大費周折然二千兆佛郎賠款

竟於一八七一年六月以後一八七二年三月以前完全清付視和約規定之日期爲早德軍乃照約撤退塞因等省之駐軍第東部數省在最後一批賠款三千兆佛郎未付時猶爲德兵所盤據法政府以東部居民聲訴頻來亟宜援救又以人民愛國餘勇可賈故於一八七二年七月以三千兆公債案提交國會通過發行後

公佈全國騰歡法國前途由是可決次年三月簽定撤兵條約德國撤回東部之駐軍法國則允於

一八七三年五月至九月間清付最後之賠款較諸原約提早二年當喪師失地後法國國庫空虛對內須供應政費

對外須償付賠款而國家元氣宜有以保持之民間經濟宜有以發展之

當時執政者責仁何等困難其卒

能化險爲夷者則法國第一任總統蒂愛斯籌畫指導之力也

一八七一年後法國工商業雖已停頓年餘

然即

異常活動迨德軍退後尤覺進步神速

德國初以爲法國一敗塗地斷難雄飛嗣見其奮發圖強效果顯著亦爲之

法國經濟發展。繼長增高。即以其農產論之。亦較未失兩省時出額。昨舌稱異焉。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〇年。法國經濟發展。繼長增高。即以其農產論之。亦較未失兩省時出額。爲多說者謂僅法國土產。亦足以補救國家瘡痍而有餘。誠哉是言。按一八六九年。法國煤額連亞薩盧蘭兩省在內。爲一百五十六兆噸。一八七三年。雖兩省已割歸德國。然產煤竟增至二百九十兆噸。他如鋼鐵業。絲綿毛紡織業。與各種製造業之產額。無不視前增多。工商既興。稅款日裕。國富日增。而巴黎遂爲世界金融之集中點矣。法國恢復力之偉大。已於一八七一年見之。則今日法國之能恢復其原狀。固可無疑。且戰勝之國。恢復其事業而光大之。當然較戰敗者爲易。况亞薩盧蘭著名富省。今已原壁歸趙。而薩爾區域之煤。又可供法國之用乎。然則此後法國之興盛。已無待龜筮而可決矣。

○國內之部

京都辰事

聖諭禁止人民不得趨奉官吏不得冗收

諭治國牖民固有因風隨俗經邦理政尤當革弊改良朕卽政之初已曾曉諭及之矣乃我國以文獻故於所俗尙多屬浮奢卽如冠婚喪祭等禮大設花筵親朋故友厚其慶吊以壯觀瞻其康富者不無虛費之虞其貧乏者必有貸債之苦甚至下僚趨奉上官每遇端陽正旦則有傾囊以行賀禮者是皆尙無益之虛文而失廣財之利路則文獻而終於羸劣良以此也朕念國家地瘦民貧財源日蹙况今文明辰代民智漸開朕又才平德儉開智廣財要點慚未毫施靜言思之古人云臨淵羨魚不如結網著凡民間之冠婚喪祭等禮宜隨家豐嗇從儉酌行慶吊往來合禮則止至如端陽正旦與下僚之趨奉其上在京院部諸衙及諸省督撫布按府縣衙吏屬之於堂民之於官軍之於統管只準拜謁以合情禮與其單詞控叫何事止準空手投單不得備將茗酒品物產貨及賄之金銀錢財並趨奉端陽正旦者一切並行禁止爲官者已有君恩國祿足供俯仰夫

(辰談) 國內之部

百八十

何所慊而不恤民間之趨奉耗煩必召怨謗也哉嗣後不得冗收與民間之趨奉亦各行禁止這事經嚴禁爾京外官吏兵民等其各凜遵凡事秉公俾歸清肅若其舊弊猶存一經爲人糾覺不問與受均以違旨從重科論其毋悔焉其這諭通錄中外知遵著諸地方並行粘示欽此
啓定肆年玖月初肆日

內閣恭印

◎讀聖諭有感書後

吾儕小民。捧讀上諭。無限感激。何也。天子居九重之上。未嘗一刻忘閭閻之痛苦。旱潦頻生。國家雖勞補救。而年荒米貴。黎庶尚嗷嗷待哺。所期望者。親民官吏減一分之弊政。則民受一分之賜耳。我皇自卽位以來。勵精圖治。以改良新政爲念。曾以各要政責成左右。蓋皇上深心本欲有政責者。奮勵進行。以達開民智厚民生之目的耳。若夫守廉秉正者。乃人臣事君之道。豈復勞我皇諄諄三命五申哉。然不謂因腐陋之習俗所染。或因其他情勢。致官場中未全發現清明之顯象。爲中外各輿論所指摘者。皇上居高聽卑。不忍使官場中或有冗濫。以爲民蠹。故除贓賄一款。已明定於法律外。又宣諭厲禁人民入官門。不得以禮物趨奉。及歲辰禮節。官吏亦不得冗收饋贈各物。噫。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儕小民。當各拱手拜謝曰。聖天子有命。臣等國民。今後可減一分重負矣。或者曰。昔辰有禁拜跪。而今各公衙尚見有拜跪之民衆也。今禁餽遺。以天門萬里。豈能洞悉哉。讀者曰。嗚是何言也。人臣之義務。以忠君爲要。今我皇上既有命令矣。則凡奉我皇之職位。受我皇之俸祿者。縱不直接立於九重洞炤之下。然天威不違顏咫尺。誰敢悖其天良。而不思凜遵帝命者乎。吾儕可於人臣忠君之一念決之。况於西報中。亦已登載東洋全權大臣宣佈這旨諭之議定。以施行矣。凡我臣民。其可忽哉。